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六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雜著

蕭江集小引

蕭江集者南州李太虛先生之作也稱蕭江者紀游也先生既遣家伇若不能忘情者駕言出遊以寫憂也章門都會苦應酬而蕭江簡僻如在窮山又有其親舊楊

子爲主人故來遊且淹也愛此江山謂不讓西湖虎丘故無日不遊無遊不詩大抵漫與之言也往所撰著月必盈寸老倦編次屬諸故人往來者力汰之故所存僅十四五也無意爲詩而天真爛漫多人苦思所不及世稱其敏捷如青蓮真率如香山先生歘然不居江海之善下也十年前見先生於西湖輒序余詩相推重令余瘢於簿書先生把臂道故脱跡忘年雖一爵一豆可醉可歌酒閒嘗出詩示余敬謝不敏其稱余小子所選者

先生之誄詞也先生博聞好學年八十手未釋卷及門之弟子皆天下聞人若譚友夏黎博菴吳梅村諸君子其尤也予尚不得與諸君子比而妄論先生詩則何敢哉則何敢哉

胡處士彙刻詩集引

有可傳之詩不患其不傳也而莫為之傳或至於零散而湮廢君子惜焉豐城胡悅之處士之以詩名者也其為人蕭疏簡樸不習脂韋閒有識者嘗度外禮之少壯

時以治易名家晚終落拓無所就獨不廢詩今七十五矣猶能燈下作小楷自寫其詩三十卷愚募人刻之余笑謂刻詩不急之務處士不合時宜之人以不合時宜之人謀不急之務恐未易猝當也然處士老矣不可以待昔筠州任濤能詩有露團沙鶴起人卧釣船流之句為廉使李騭所賞特與放役使遇恱之奚翅賞此二語令老且骨力而使其憔悴苦吟之作淪没敝篋為鼠蠹嚙盡亦我輩之過也王梅邊嘗言柯亭之竹不取為笛

竹故自在惟縣下之桐不亟收則無琴材矣其言良可歎今處士之皇皇欲存其詩倘類於是故為之言

募建惠民門外木橋引

葢聞輿梁為王政所必先利濟乃羣情所共恱故徧蘆尚可渡蟻况通行旅之往來雖一河曾不容舠終恨阻深於衣帶茲者惠民門外隍深丈餘春漲則積水滿盈誰敢褰裳而濡軌秋涸則兩崖斗絕不啻入谷以登天官輿猶苦趑趄負擔益滋喘汗余舟停篸渚心愍畏塗

念濟川不可以無梁而駕木尤便於驅石事有開而必先功維衆而易舉偶過僧寺拈此為言遂有頭陀覺遠願肩厥役在會城羣賢畢集不難拯巨浸為康莊況工費百金有餘遂可濟萬衆於廿載碧江倒影照粉堞於雲中長虹卧波見青龍於水底倘善人引手自宜等飢溺於一援若當道鳩工尤當及龍火而戒事三冬經始不日斯成謹啟

重建香泉寺募疏

余久不至廬山憶其巖壑林泉一石一木皆如吾故人
適歸宗寺僧超有謁余臨江追敘舊遊歷歷如昨日超
有告余曰歸宗西三里故有香泉寺在金輪峰俯瞰彭
蠡玉簾石鏡醉石柴桑之勝環集左右歸宗舊志可攷
也以其地過幽故寺廢無葺者今欲募建數椽復舊觀
懼力弱不克就丐居士一言先之余搖手笑曰宰官之
窮甚於頭陀不自施而以施强人人將不吾信也若又
將誰告而超有志甚果請愈力嗟乎余遊匡廬為壬辰

之歲偕无可禪師信宿歸宗趣有為主人年方少及今壬寅逡一紀无公駐錫麻姑不可得見而趣有亦已老蒼余何忍終拒其請然余舊有建香山草堂之志而累歲蹉跎安能如僧之有為必果乎書於冊亦以志吾愧焉

重建敬亭廣教寺募疏

城北枕提古稱廣教地是昭亭之麓山臨宛水之淵倖浩二師闢蒼巖而駐錫裵休刺史延黄檗以傳燈著靈

蹟於金雞不啻龍降虎伏躍良材於井底居然神運鬼輸絳闕珠宮奪雲霞而弄影蜃樓飛塔睨霄漢以齊標貝葉寫經文函十二部之寶藏伊蒲飯緇衆拓三萬畝之山田誠所謂選佛勝場栖僧淨域也罹元末之兵燹歷明季而榛蕪遂使珠樹琳宮空迷苔蘚殘碑斷碣半卧牛羊塔影尚爾屹然風雨切飄搖之懼磬聲雖未寂也梅檀少金碧之觀事無廢而不興人有待而再起林雲上人者來從初地不忘化城苦行修持共擬法門龍

象堅心締構誓圖佛地金湯托鉢深山已選材而得巨木鳩工勝地將踵舊以闢叢林力絀舉贏幾同精衛之填海役繁費重端藉給孤之布金冀廣福田共襄慧業法財並施芥子即具須彌貪吝全祛欲界斯成淨土將見塔函舍利追赤烏建剎之年教闡西方同白馬繙經之日天花飛作雨不數謝李詩篇僧寶盡如珠重見裴黄法座

世德圖跋

吾施氏自子常公列於孔門七十子而名氏大顯唐封乘氏伯宋封臨濮侯予視學至魯求其子孫罕聞者葢遭亂南遷吳越之閒而在魯者寖微矣漢唐以來施氏貴顯且賢者不乏其源流世系莫得而攷焉予世居雙溪聞諸先人宋季有伯玉公家宣州知天下將亂爲宗祊憂散兄弟五人遇谿而止於是有雙溪橫溪班溪寒溪英溪之派而所謂橫溪者今華陽也族最蕃偉長家於江西之吉安而其譜系分自華陽初不知其在吾宣

也過宣城始詢得之派析支分猝難聯屬已出其家藏世德圖十有四幀宋元諸名公鉅卿為之賛自宋迄今流傳且六百年丙戌為亂兵掠去戊戌購得之僧所雖稍有散逸粉繪墨蹟照曜如新十三年失之而一朝復得之豈非祖德之所式憑乎偉長魁梧博雅英氣見眉宇憤吾宗中衰將貽揭而大張之傳諸無窮古之所謂世德作求者舍我偉長其誰歸哉舍我偉長其誰歸哉

重刻旌陽會紀跋

旌陽會紀二卷憲副金太阿先生講學於旌德先大父中明公與諸賢從而論次者也紀不盡出大父手而所辯獨多故卒以歸之也先大父為諸生毅然任斯道太阿公初守郡時構高齋延接問學所在有會館會必有紀而旌其一也觀紀中所錄首立志主性善歸本慎獨皆深切著明一時諸賢往復辯難言有餘警閱章讀之葢三太息今天下布衣庠序之士言道者百不得一焉長吏大夫千不得一焉非曰我不能則曰勢不暇也得

上下數君子出而倡明鼓吹或鄉或國雍雍一堂歷歲時不倦即言人人殊必有聞而興起者抑亦洙泗之遺響矣況其言有深中於道者不可學而至邪浮屠極人郭懷虛故儒者嘗與同邑諸君從事斯紀其子不忘其家學故再刻之屬予序以予先大父之手澤存也詩有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闓章葢心識之願共勉旃不惟其言之述矣

書王旦華扶櫬歸蜀冊

往余叅守湖西王子旦華自蜀營山間關走數千里來吉州泣告為其先大夫副使崑柱先生舁櫬歸是時巴蜀始通道多棘非關牒不可行余閲其牘義而許之葢副使之棨殯於吉二十年所矣始崑柱用鄉舉第一人理吉州會明末兵興以才見推擢游加副使分守湖西已而國事既去棄官入赤岸吞憤死人稱為忠臣其子之以櫬返也既庶吏子無一錢又遭亂家破赤手貧諸生辦舟上峽不翅登天然乃徒步灑血大聲疾呼所在

守長津吏資送卒買大舟沂川峽犯不測之驚濤震駴亡恙雖庾孝卿之減退峽水無以過之既多歷艱嶮又能具禮而歸鄉人觀者皆歎嗟稱為孝子夫世冑閥閱相望而忠孝不常有王氏父子一時並稱可謂難矣吉數被兵蹂為瘠壤其士大夫感副使之舊澤既為之俎豆又醵錢為賻作為詩歌銘頌以追美副使且以送旦華之西也亦可謂義不忘故者也四方人士屬而和之旦華裒為大冊將藏之家傳之剞劂氏以予實始津發

於吉者屬題其卷首於是乎書

書宋文康公手蹟後

章己丑釋褐獲出文康夫子門下今三十五年矣辛酉秋以中州之役道過商丘始入拜祠下髣髴其音容萬一不可得諦觀墨妙愴然者久之夫子宦蹟文章載在國史而書翰又復精妍得古人筆意遭會亂離日侍母太夫人於鋒刃間賊不忍加害其書有云高堂無恙萬慮皆輕何其仁孝藹然也昔夫子分巡遵化旋晉薊撫

卒入為相國今牧仲博雅好古為曹郎最名頃又纘舊緒觀察通永拳拳惟先人手澤是寶不獨以官世其家矣

書于司直哀辭後

予友顧與治嘗為言北平于司直先生閎覽博物君子也好客傾海内卒以倦游死金陵名士會哭者數十人今世爭傳其帝京景物諸書而墓木已拱為之三歎既十許年見與治所書先生哀詞情旨悽絶書法遒美益

其壯年筆也逝者奄忽與治墓木又將拱矣宜斯冊之見寶于氏也嗣君慧男不忘父友且謀刻與治遺集嗟乎其斯為司直之子哉

書徐節母五十壽序後

渭璜吾良友其於妻子獨不幸有餘痛卒賴俞孺人節守立後絶而復祀天也嗟夫俞孺人來侍夫子於疢疾未朞而寡其於夫婦何如哉嗟夫俞孺人所為不其難哉讀此為之三歎

書羅念庵先生贈汪中丞卷後

致知著在大學良知發端孟氏非姚江私言也然先生自述良知二字從萬死一生中得來果易言乎哉當時羅公整菴作困知記以辨之盖救學者空言良知之誤在不能致非良知罪也近日專以排擊姚江為有功絶學或亦過矣念菴先生教人深求自得無誤信所論良知語似煩難卻是真易簡處嗚呼此不徒見先生之苦心與同年相切劘即汪中丞之人之學槩見矣余舊藏

先生手書衡岳紀遊詩六十餘首為一冊其言雖衡口隨筆皆是物也況此冊為中丞同心之言中丞之賢子孫有不世奉為琬琰者乎友月其慎守而弗失也

跋先祖奉送陳九龍先生北上詩後

九龍陳先生初來宛陵從游纔數輩先大父一委贄倡導挈引一時至八百餘人先生倚大父為左右手萬歷己酉大父疾劇先生籲天作祈命辭減已算以益之大父疾果瘳明年先生北上道病所草正學疏未及上捐

館京師矣然則大父送別作頌之時即先生永訣之一日也嗟乎傷哉先大父衰絰執師喪如喪考妣旣營衣冠墓於雲山又手築陳夫子祠嗚呼求此義於端木築室之後葢亦寡矣閭章不逮見先人而儀翁先生録示此頌不能無重感也

書楊文貞公自撰墓志銘後

史載文貞公傳詳矣今謁公祠獲見仁宣二帝宸翰及洪熙初所賜銀印其文曰楊貞一令子孫各無相忘又

讀公自撰墓志銘不禁泣然流涕也夫人臣遭時遇主信任不貳每事咨詢病則賚藥物慰勞或降勅賜詩使命相屬比於骨肉朋友之誼尤爲歡洽至於傳之金石以示子孫旁觀者且感泣況身受者乎及英宗幼沖踐祚太后委重是時王振之勢已張惟畏公稍斂戢公履霜知戒觀自志所云憂重畏深進退無補蹈素餐而昧止足亦大惴惴矣然立朝四十年乞骸不可省墓家居僅四十日公既知風燭奄盡復何所求恩深責重死而

後已或且以其子稷之累短其引退之晚豈嘗為公設身自處也哉迨公去不起閹振横恣國事日非然後知公之身繫安危不小也太史公言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不類其行事文貞魁壘嶽立今覩其像豐厚少髭鬚温然長者益貌不盡人古今大致然矣癸卯七月朔閏章敬書

書兩姜先生詩後

萊陽兩姜先生詩讀之終日仰天太息流涕者數焉於

乎兩先生兄弟皆早歲名進士身當明末不得竟其用竝流離遯荒以死識者悲之然向使覯會良時優游朝列數十年富貴亦浮雲過眼耳何似今日之九死艱貞光昭日月也哉於乎兩先生可謂不徒死矣方貞毅在諫垣疏斥首輔攖不測之震霆大中丞劉公宗周以力爭去位上怒稍解猶廷杖謫戍宣州衞既荷戈行會淮南兵阻不得達已遂國變其後十餘年往來宣州瞽没齒亡東歸卒埋骨敬亭山下所謂死不忘君者也貞文

官行人京師既陷徒跣南奔間道數千里從侍行在垂老無成始奉老母歸里已吞憤得疾死葬吳門讀其七歌等作未嘗不嗚嗚聲出紙上也人必不苟生而後可以不死不幸遭大難畢之洪忍於利禄其次隱忍就功名皆自謂委蛇觀變屈其身以有用君子弗題也夫矜義烈之聲者未必篤死守之志擅辭賦之才者未必堅介石之操文人之見訾於世也久矣昔三閭大夫以放逐之孤臣行吟澤畔後世以其所作為騷經推之與三

百篇相表裏謝皐羽宋遺民耳觀睎髮集想其痛哭西臺擊石碎竹時生氣奕奕故在由此觀之兩先生之所重殆將與孤竹君二子比烈矣後之人有不讀其詩而仰天太息流涕者彼何人哉

書嘯閣文選後

淫於書癖於詩皆古人之性所獨也吾兄匪莪先生無之其於書多所表章卷帙充溢常礙寢處於古人詩博覽彊記每一落筆絡繹奔會嘗取古人佳句裒集為詩

盛傳於世然人知其集詩不知其能自為詩知其工詩不知其富於文也是未讀其全書者也𨿽莪之為文論事詳核敷詞華贍而皆原本經術振筆揮灑浩浩焉有江河莫禦之勢及其感舊懷悲唱歎之音往往淒絶此其為文之大畧也當塗之大吏習聞其才故多屬以文辭皆猝應之亡難色今集中所載者十一耳余既徧讀其書嘗竊歎其所為有獨難者𨿽莪學該衆家位不稱才抑在散秩禄入有限而酷好刻書所至鋟劂成林其

自范而入都也書版累數十簏舁以牛車牆立而山積公卿士大夫購其書日衆受直則不可不受則耗費亡所底今又將刻行其文吾益憂其難為繼也先生薄宦垂二十年詩書碑版撰著之籍至不勝稇載而槖中蕭然無弦歌三徑之資豈非通人之一蔽哉然其有出於人也自此遠矣吾故曰先生之所為獨難也余近輟筆槩不作序辱命再四聊書其後如此蓋予於匪莪諸書序之已屢而此集為錢礎日陳緯雲二君之所編次其

論之詳矣故無取駢枝其說也

書陳章侯白描羅漢後

章侯吾不及見矣遊山陰購其畫人皆固靳最後得白描阿羅漢於陸氏易以八緉其徒陸薪山子見之驚曰嗟乎此吾師絕筆也師作人物設色綴染薪具能從事惟振筆白描無粉本自頂至踵衣摺盤旋常數丈一筆鉤成不稍停屬有遊鷗獨運乘風萬里之勢它人莫能措手其體貌巉古環瑋又不待言方之顧虎頭李龍眠

又一變也作此卷不數月即長逝矣予又聞同年顧松交宰山陰延致作畫會歲暮有罪人在繫將釋者宰欲為陳作計即謝曰緊果可釋邪丐公即出之山人義不受金山人旦起塗一紙得數斛米矣章侯雖以畫為生性癖簡不羈嘗與所親婁賤或優俳狎游之徒謟詭雜坐一杯在手畫無吝色及意所不可即强有力者尊禮以金帛厚啖之不可得頗似郭恕先遇岐亭富人時也嗟乎章侯家酷貧其致行若此今人但知其畫耳

書坐花軒詩二集後

昌黎以詩為餘事又好言憔悴苦吟之士謂必專一其心而後能聲出金石也然則詩非餘事也吳君諒里家於長干之側游於南村諸詞人之間性故䏻詩少以孫吳家言登高第而性不可奪時時看花對酒以吟嘯自娛見名人詩帙輒靡拾以為富若饑渴之於食飲其詩之翛然清逸有出於唐音也固宜嘗泛舟牛渚登采石酹酒太白祠與同人連臂高歌亦足豪也今復仗劔而

西抵固原故項忠襄諸公戰勝立功處秋風動地登望山川蕭然多關塞蒼凉之氣鬱其壯槩又可據鞍而賦矣

先大父中明府君集書後

是編經始乙卯春刻成於丙辰仲秋合之得中明子集十卷葢先大父允升先生之書也先生少篤孝長志聖學會祁閶陳九龍先生履祥至遂北面焉九龍葢盱江羅公汝芳之高弟子鄒忠介公元標之畏友也其學隨

事指授要歸知性自稱天學生先生從游辯論往復日夜不倦久之涣然以解既游郡校楊復所先生嘗遇之金陵見其舉子業謂必名天下先生泊然不以經意其師事九龍不啻七十子之於孔子九龍亦倚畀心膂嘗病甚九龍慨然顲神至捐已算以益之師弟之篤可謂曠世一遇者矣所至講會有録欲俟中年後編校成書年四十七而殁遺言殘帙委諸篋笥先君子居廬日録數紙跪而陳之靈几既爲一編乙丙之閒狼藉兵燹今

從故舊藏書家網羅考訂故遲之歲餘疑者闕焉其講義不可勝載於乎先君子能跪録之𡨚經之中而後人不能保之兵燹之際痛可言哉抑韓氏所謂存十一於千百猶愈於澌滅都盡也孔子立教以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未嘗數言性道使人學焉而自得性道卒在其中故子貢以夫子性道為不可得聞子思子作中庸首揭天性而以率修為學本之不睹不聞極之無聲無臭孟子尤極言性善宋儒祖而述之直指本體自謂得孔孟

心傳非不學也學者學此也覺者覺此也其為物不學而能而非不學所能全故終身由之而不盡者性也益自濂洛諸儒授受皆然矣或有致疑盱江之學殆未知道者也

先考遺集書後

於乎先君子棄閨章三十有二年始得發其遺藁排次成集讀未竟而廢書號哭者累日於乎先君子益不屑揭揭以文詞鳴者也不得已而有言以見志也其言之

愷惻沈至示人肺肝者仁義之發於外者也其憂深思
遠愀愴至不可讀則其遇使然也先大父中明公篤志
理學所至聚徒講習不輟新安吳肇一兄弟留受易廣
陵先君子從學經歲冬葛夏裘無愠色主人數餽縞幣
謝不受亡何大父捐館先君子當戶無中人產而有大
父義田之役既不敢粥田以廢義而强宗悍戚虎視蠶
食者日環其垣公私逋負潰決狼狽内無紀綱之僕外
無素封稱貸之友劬身戮力出則躬督農圃入則課諸

弟篝燈誦讀不休是時先王母稱未亡人又諸子相繼天殤嘗終日哭先君子必跪而止之王母不食則粒米不入口家叔父少先君子十歲嚴憚若父稍不當禮則跪之大父寢室之前痛哭而讓之平居則易衣而出友愛亡間言叔父讀書陽羨歲一歸省會薦新穀先君子偕親故會食忽語及叔父愀然曰吾弟客數月矣安得共此觴遂嗚咽廢箸又謂吾兄弟相知勝於朋友而骨肉零落嘗月夜共語相抱而泣今先君子下世數十年

每諱日叔父臨祭未嘗不慟葢其友愛如此自先王之
道不明五經雖列學宮士皆習舉子業浮靡佻蕩聖學
殘缺殆盡先君子推本躬行言必澤於道德行必歸於
孝謹雖造次步趨未敢斁也故平生與人切劘反覆不
能已及其既沒親知聞者無不流涕嘗過金陵從焦澹
園鄒南皐兩先生往復問學以貧病親老不能遠離為
恨閤丙夜讀書先王母戒止之夕則就寢伺王母既寐
輒復起黙誦不敢出吚唔聲其勤且困若此病日益甚

故所撰著不多然觀其遺草微言至性見於篇什讀者為之感動於乎先君子紹述祖父以斯道自任易簀之日年僅三十有七其行事畧具傳誌中閨章學不逮先人竊從王母知先世之艱難將敘述為家乘義田始末别為記茲僅掇其軼事敬識卷尾益不勝廢書而號哭也

書蘄庄事

長清縣東南三十里曰蘄庄有遲賢亭今廢其屏壁石

刻十大字龍文鳥書不甚古而難辨土人云此靳尚書庄也尚書有子八其少子夏月拖瓜以麫途暍者一道士大噉之復索漿餘公子延坐設漿數椀道士各飲一口以餘授公子公子連飲者三左右以道士貌襤覆漿敗盎中犬吮之化一白鶴道士曰鶴可騎也公子遂乗之飛去其明年復有道士來尋靳公子不得曰靳八公吾友也何不稍待余索筆書十字人怪問之口吟曰號𠿬歸别處結絲便飛雲忽不見後人因刻之且摹其像

為仙人影相傳為純陽子今沕其半郡邑志並燬不可

攷山東通志有遲賢亭石刻女像云宋靳八公妻同僊

去遺此像古雅不詳何人餘並畧不載余㬎婆娑碑版

親得之故老云戊戌四月十一日記

記歙縣孫公活民事畧

歙之蹂於賊也官皆越境郡人流散其不能去者賊脅

降之遠近震悼謂天不憖歙陷為大戮我軍至必無㚔

矣已而賊平歙人竟無事問之父老泣曰此

天子不殺之恩懵撫兩將軍監軍節使之力也其全活
根柢則知歙縣孫公德尤多歙故擁萬山阻重嶺兵騎
不得猝至數百年不血刃郡之貫於外者閩滇闔亂爭
槖其貲歸為安宅上下相狃以無備康熙甲寅九月一
日賊自饒婺突犯休寧叛弁以城降是日武臣守郡者
束手款賊郡中無一弦一矢權府事鄢公知歙縣孫公
從數騎出趨江寧請援抵蕪湖會巴額二將軍鐵騎至
孫公叩頭請伏斧鑕具言城陷本末徽人無叛志二將軍

咄曰是何言孫又叩頭曰兵興數年閻左給芻餉無敢
須臾後城未陷二日前猶供賦如常輒探懷中出催科紅
薄為左驗將軍意稍解九月十四日師次績溪之鎮頭殺
賊數千乘勝復郡城於時郡人烏駭獸竄子女筐篋緣
山堙谷懼收為鯨鯢相聚野哭公復同監軍副使王公
固爭益力且謂賊衆未滅師必以餉戮民則餉不辦某
請以身任餉出所懷紅簿如初又多方丐軍中用事者
由是得免事定之後不殺掠一人公雖藉用民力而卒

全民於難其出境時預恐民坐不赦故生死呼吸之時百不暇顧獨懷紅簿以為民白也故曰其德為多也十四年春巡撫大中丞靳公檄赴皖勘失城狀郡人焚香泣送者萬計號於路曰公實生我我輩忍令公死先是所斂軍儲資盜糧者咸願補帑以紓官累又為之訟寃得湔洗仍治縣事於乎公以身活其民而卒賴民葢其失以全其官余觀封疆吏有不虞必移罪於其下以自解順治己亥海寇犯江南傳偽檄寧國而知府焦某棄

城夜遁賊退乃還齮齕郡中士大夫搆以大獄卒上下相攻發皆論死是歲賊入太平府其叛首非知府也及後論罪知府李公芝蘭慨然曰吾即引它人終不我活遂獨伏法不辯至今郡人哀之君子曰士服官有幸不幸然義不以數萬人死易吾一人生故具記之為守土蒙難者鑑

紀砲異

過台州見城樓官廨多摧裂葢山賊攻城時飛砲所擊

也問之父老有可記者一匠人治廬舍好斵木作鬼物陰藏為祟砲從椆人中擊之洞其心腑一貧家父子共牀臥砲著牀前横木其子正當牀面闇不容寸父驚曰幾殺吾子不若以我當之移臥其子牀内其子若甘委老父於砲也翌日砲子墜地復躍起越父而中其子人皆謂不孝之報又有陳氏者性行平妒櫝藏其衣服器皿一女距櫝尺許坐砲飛墜梁間大如鵞卵正落空處陳氏泣曰使砲稍左右移不毁櫝則殺女此砲殆恩我

也舉而祀之以為神比鄰皆笑之然自是飛砲如雨卒不犯陳氏宅父老又言凡敵所發砲丸我軍拾得謂之逆子多棄辱之阬溷中不復用若用以擊賊不前反自擊或墊塞砲口致砲裂賊拾我砲丸亦然施于闖之流涕曰異哉鉛鐵至頑無知也顧若辨賢奸識恩怨且一為主者驅使即不中訖無貳心彼項刻向背甘反面事仇敵者何人哉於乎豈其智出鉛鐵子下邪

紀雷震

蘄州楊嫗某氏少寡鞠一孤年三十不能娶嫗懼斬夫祀百計營聘所少僅數金嫗私許富家為傭春預乞其直得娶婦時嫗已往役婦入門索其姑不見終不肯成禮夫語之故婦泣曰妾槖中金足相當立趣贖姑夫夜馳往猝未持金已而來索婦曰金適已付汝矣夫大詑愕蓋貧家壁皆編葦鄰人竊聞其語輒詐為夫取金去也婦羞見紿又無餘金痛姑不得贖遂縊死質明雷擊盜金者死戶外金故在手而孝婦氣絕復甦

興國州有比丘尼浴於山池惡少匿其衣尼裸身不得上一婦來汲望之反走以為僧也尼亟呼救語其實婦取衣衣之先是其夫外出會日暮留尼宿而去越日夫至兒甫能言迎謂父曰昨僧宿此夫怒杖其婦婦曰彼尼也期某日來歸我衣請俟之尼故德婦屆期方浣衣謀餽謝不即至婦無以自明遂縊死後一日尼來在途或語以婦死勿往尼曰彼死以吾累吾不往婦冤不白矣伏尸哭極哀縊死婦側其夫歸號悔曰奈何以一疑

殺二命亦自殺然卒不知盜衣者誰也是日雷擊一少
年跪捧尼衣觀者震駴
豐城不孝子某數犯其母母擣衣江側一孫甫三歲竊
附其背母揚杵誤觸兒囟死母惶懼避之外家不孝子
怒曰母殺吾子吾何有母袖短刀藏空樹腹中往以好
言迎母歸道經樹下抽刀樹腹忽合曳其手半日雷震
死事並在康熙乙巳夏月
愚山子曰蘄興二州事得之蘄州高君尚孚蕊其鄉所

親耳目者而臨江實逼豐水道不孝子事者語相屬豐之士大夫諱之予傳以示戒焉嗟夫使天之待不孝兇人皆若此則司寇之法其亦可以不設矣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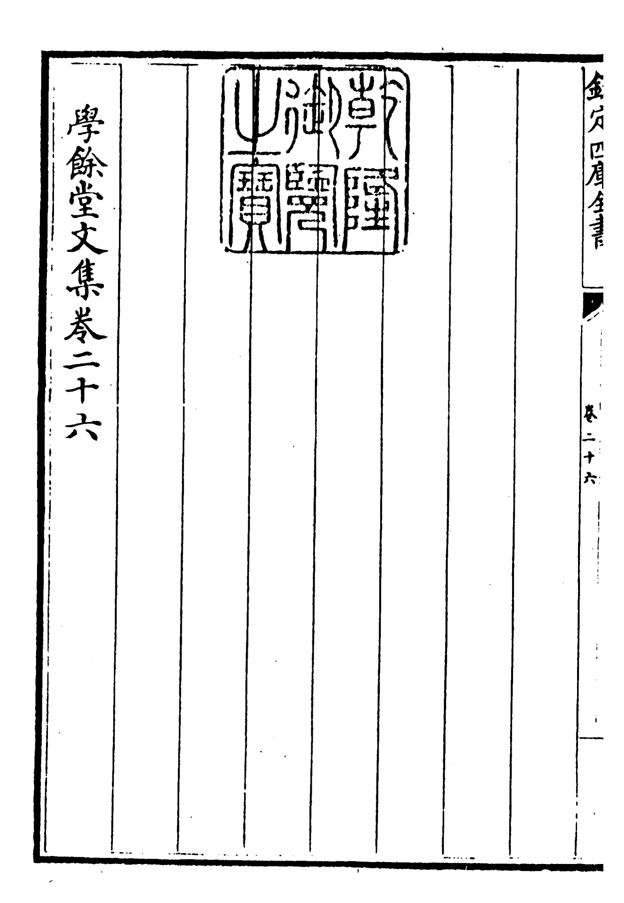
書報恩寺浮屠事

金陵報恩寺偉麗第一古所謂長干寺也永樂初準宮闕規制改建徵天下良工造五色琉璃塔九級高百丈周四十尋積數十年更三朝乃成塔燈兩夕盡油一石星火熒熒照曜雲漢甞見異光殊彩形狀百變順治戊

戌為雷壞一角田氏修復其舊予親詣問狀寺僧顗伯言三月二十三日人定時黑氣自東南來奔繞塔趾有僧紫崖觸之仆地死黑氣上騰雷電旬擊裂趾及頂募工修治求大木作架輒費金數千有田氏者兄弟二人至曰吾不立架不索謝若但食我可徒手辦衆皆驚異乃陟最上層繫横木於塔門豎梯於木端緣之而上若猱升木其徒執役者三人魚貫運材因勢掇葺如燕鵲營巢壘秒其木以次及下三月訖工僅費數十金疾若

運斤工若天造碧瓦丹檐欄若一色田氏解衣跣足持長帚踞塔巔磅礴掃除謂之洗塔復仰天坦卧雲日盪胸安若平地薦紳士女駢集來觀者千萬人皆震駴洶涌歡喜瞻賛或仰視力窮登臺榭疊几案卧而望之田氏循簷斗折冉冉而下人皆詫為神仙焉好事者競為僧役具食施金錢田氏多不受而去亦不留其名或言田氏京口人也督役者僧性蘊言塔變前三日聞塔鳴如龍吟云按吳赤烏間異人康僧指示孫權掘山麓深

若干丈得如來舍利始置長干寺建塔宋真宗天禧間重建賜號聖感舍利塔更名寺曰天禧明洪武工部侍郎黄立恭疏請募修費黄金二萬五千兩永樂燬於火拓舊改作工力萬倍成化八年賜江洲蘆場入寺選行童百名燃燈並有御製碑太僕卿陳沂記之詳矣若田氏雖小技為而不勞險而能樂有而不居亦烏可以不志哉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七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書

上傅相公書

日者書牘禁甚嚴不敢通姓名於閣下者朞月矣閣下不為督過且沖乎其實能容也然後知大賢之有出於人為能行度外之事不可以尺寸道里計也閣下一再

上書請歸治隴墓仁人孝子之言血漬紙上讀未及竟泣下霑襟奉命東歸之日固章踴躍忭舞頋侍左右之日也閒閣下抵里旬日矣官守所拘又無因而至前伏念某駑怯固陋實由性成承先祖父理學遺緒弗克負荷實懼且羞今學臣一席天下耽耽虎視毛舉而髮剔者無虛日雖使拔十得五而劇削大傷登進益隘祝者一呪者百矣身非曾氏之賢日蒙殺人之謗私心惴惴滋懼竊以為執法則人怨悖理則天怒與其干怒於天

也毋寧受怨於人鄒魯之間訾簡寒畯不畏强禦一出一入斤斤如也閣下必聞其槩矣有鄉人來告於閣下者幸察其善不善可也

復顧見山

見山足下僕性不能畫亦不深解顧獨以干見山無厭非徒以畫也見其畫如見其人見所畫山如見吾故山也今大風雪中函尺幅儼然遣使千里而臨之發函爛然烟雨迷人詩四章情鬱以深音悲以凉若有不釋然

者讀而思思而嘆見山負兼人才何施不可而鬱鬱卧河干同時與見山相伯仲者袞袞躐要津擁厚實意氣揚揚而見山獨鬱鬱卧河干其能無怨乎夫仕者古之所為得志行道者也今何為者邪吏持繩墨急公御救過不暇位益尊勢益窘其在臺省表見丰采者或以一言睚眦一事詿誤破人之產覆人之祀為天下錯愕多一美官則多一重公案僕又不願見山為之也學使者今外臺所謂美官見山幾得而不為者也由今觀之豈

得志行道者哉竊嘗慕許衡為教授及祭酒功在造士願藉此效尺寸而道之喪久矣不以官為市則以身為的言孔孟之言者未聞也況其道乎然則見山官水部卧河干優游三歲讀古人之書言古人之志言之無罪傳之不朽惡在其非得志行道也怨何為也雖然詩固可以怨矣且僕非怨之尤者哉僕今惟汲汲去此之不暇畏吏持其後而不敢猝去也是以怨也見山異日自知也

上劉相國書

甞讀昌黎三上宰相書壯其瑰瓌雄辯動心駴目至所云蹈窮餓之水火書亟上而不得通足屢及門而閽人辭焉猶喋喋爾也竊以為過矣士固信於知已語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其知已邪不待其辭之煩其不知已邪義當斂喙而退雖然以昌黎之才援周公吐哺握髮之風大聲疾呼於宰相之門如以石投井又悲其過之窮也章在京師一僕一騎日索米數升聚書不滿千卷

迂疎駑怯不能自振拔以聳動當世貴人閣下見其詩文有一言之合於道也且謂其窮約能自守也咨嗟稱異言之於在朝寵之以文辭惟恐其不見賞於當路不傳於將來此豈有交游之根柢左右之先容干請交際之僕僕哉章迂疎駑怯閣下遇之若此向使其才行卓絶獲進於閣下之門其汲而引之張大之何如也今章待罪於兹二年矣學使美官齊魯人聖賢文學地竊欲感奮振拔興起禮樂扶育人才報

天子特簡之恩而其碌碌奉職無狀効亦畧可睹矣有譽之者不過曰辯文字高下耳或曰能塞徑竇耳其嫉之者則非笑之矣人情非其所親信一旦聞嫉者之言則必疑疑而終怠不為解則必怒疑且怒焉疎節者於是乎殆矣攷山左學使題名記最著者理學則薛文清文章則王道思其餘數十人若顯若晦焉其既不能追蹤文清又未能比肩道思教不足以變風俗禄不足以逮周親惟日惴惴畏罪也吁亦可鄙哉詩有之曰無言

不訾無德不報閣下位益尊而德益盛學益富而心益虛章自顧無可報尺寸然其向之無因至前者既已咨嗟稱異不以衆人遇之矣其後此者可知也而猶未能終嘿者輳下之駒感伯樂之顧而仰首長鳴也瀆冒尊嚴惶悚無地

答嚴給諫子餐

今天下號能文辭喜交游慨然較然之志者如執事與飛濤不數見僕嘗獲私於執事執事信其心而錄其言在

京邸把酒劇譚必飛濤與俱有所得必相質執事來典東閣從遊彌月其後飛濤被譴絶域如隔世人見其詩輒流涕執事又乞假歸他同志有才力者或出或還去踈節寡援遂成罪戾議者以僕小摧抑不得安坐取卿貳為恨豈知僕者哉僕之先世葢嘗從事理學矣布衣樂道視公輔不與易也僕行業衰薄不克窺孔氏宫牆分顔閔之末貽顯祖父之令緒以忝平生夙夜是懼若進不能行其道退不能修其業而熱中云云固熟思而

竊恥之矣頃買棹南歸載書垂橐無可為宗黨親故歡不知者用相姍笑僕思之萬萬無悔向者奉使粤西會兵變不測為絶命辭與從者訣實不意自全當是時思脫虎口長為農夫何憾哉既免於難又官齊魯三年無知人之明而濫被得士之目儌倖於造物多矣即貧且交謫視粤西時何如故嘗以此自解庶幾樂天知命者近例引疾愈難不知所抵冀少緩補官展先人墳墓樵刻家集得數月足辦此事榮於中書二十四考矣過夏

陽晤見山度執事將到留觀海集以獻千里風便冀有以發吾覆也飛濤母夫人及妻子無恙否還示幸甚

與陳士業

士業先生足下文章之道自古難之兼古今之文不失大家者惟足下爲然且處末流砥行義至高有國士風僕是以心折恨相見晚僕口期期見足下語累日夜不止吐露情實無所諱誠待足下以古人也世無陳使君仲舉其人使有之足下當在孺子之列敢以部民目之

乎今見投名紙過抑損是世法我也俗吏我也僕雖不肖行誼不敢後於古人實不願任受慎勿謂僕不古處也文以載道僕頗粗識端委而欲足下相定者冀礱磨字句毫髮無憾也每見古人謀篇之善反覆省讀不能增損一字如堅城高壁無纖隙可乘未嘗不歎息斂手范希文作嚴先生祠堂記曰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伯改一風字通篇警動凡文皆類此患人不細心耳僕亦嘗泚筆點閱尊集不敢漫可否伏惟留意焉行當有

以相報晨起他往甚愧率爾不宣

寄魏司農環溪

章再頓首寓書環翁老先生閣下竊聞國家之有正人猶天地之有嶽瀆所以綱紀萬物也雖阻遐壤昧平生且聞聲延頸願通音驛況其得御於一日者乎閣下位望日崇門墻日峻無所庸後進之稱説即稱説亦近佞僕不忍為也然向者濫竽郎署嘗與同舍陳天祓丁飛濤旅進於左右矣閣下置身千仞而喜接後輩遇之頗

不以衆人其後閣下請養家居垂二十年巋然如泰山北斗亥秋入都常西望恨不相見今
聖天子倚為股肱兵繁餉匱得毋甚勞仰屋乎舊有奉懐小詩嬀以文辭取容匿未敢獻今賤不自揆敢有所請於閣下先祖故明萬歴間諸生篤志理學實得盱江之傳盖盱江曾守寧郡教澤猶存盱江之高弟陳文臺先生來遊宛陵先祖稱第一高弟子語録雜著盈尺家居周道乚丙之間洊遭兵燬今網羅掇拾次第付梓海

内文人比肩而有道者為難輒敢以序累閣下近世論學者頗𦍤姚江盱江誠亦有見要之前輩孳孳汲汲無寒暑晦明以畢力於身心性命之學𧺝非無所得者先祖之名諱行事詳具焦澹園鄒南臯諸公志傳中既幸收於鄒焦兩先生其不見擯於閣下無疑也伏惟稍垂照焉

寄沈繹堂

賜裘盛事載之史冊播之詩歌為後來佳話今出典闈

試入掌成均天下英流盡坐春風中猶憶及鄰下南皮
故人文酒之樂乎嘉會不常轉眼陳蹟爲可嘆也近匿
影林臯以偷安養拙爲幸然自亥秋握别時賦詩見志
有得閒吟一篇爲漁洋先生所見爾時已決計從麋鹿
遊矣它人愛我者猶勸駕先生獨肝膈示我真知我者
哉一出春明便同行路平生宿好未敢通隻字葢勢位
闊絶實安原憲之貧非敢同叔夜之傲乃漁洋翁時時
筆古見及頃復得此於先生苔岑氣類不免重爲搔首

耳高位難居盛名難副此席舊稱南陳北李今不得不推先生願益勉之矣

復湯孔伯

吾道之衰甚矣處今之世薄聲利而急道德早歲拂名講洙泗濂洛之學如年丈先生當復幾人乎居引頸遠望庶幾旦暮遇之及相見又復邂逅別去蓋是時家叔父年正七十遊子心動魂夢作惡惴惴恐不相見故蕪程遄歸及抵里幸無恙始追恨從前之會爲當面錯過

也僕不幸少習雕蟲為名文所累觸緒牽纏動不可了即使留數日亦未必有可就正今復何以應明問而裨高深乎孫徵君先生今代典型得見於榻前懃懇良至又辱其手書贈句比即為報章兼函二金為九十之觴會項君兩歲不至遂無從郵寄不知孫先生天尚憖遺否今仍將原書附去倘已歸道山幸致其喆嗣為我爇之其墓嗟乎天未喪斯文其或勉留先生百年乎今年偶過錫山尋東林書院謁楊龜山道南祠見高𣻭旃先

生亦扶病一面坐間輒語及夏峰老人然觀東林講學諸子亦寥寥近有敝門人海陽施璜虹玉者壯年棄舉子業專力理學其為人悃愊無華而所至學者傾動其後來成就遠近不可知要是尊信謹守一派人此道惟苦岐路亡羊門戶高而閫奥淺往往無成若果鞭心向裏無論大小偏全要得其性之所近猶愈於燒破空鍋也年丈近日所得何如幸不吝指示去歲嶶變震鄰禍且切膚敝郡人皆驚竄弟亦不能安坐今日城野兩難

將從何處生活每憶南陽在孔道而諸葛君躬耕高卧草廬此法今日尚可行邪勉旃為善外此多未可卜耳

與王阮亭

敬啟阮翁先生萬福頃尚需次邪今日仕進勢不得不同積薪僕家食無杖頭錢安能稱貸作北客乞米長安乎前後三奉手書皆辱委以文字之役僕非其人也然萬萬無辭理念西樵先生既騎箕他無可効萬一孝友篤至亦誰如先生者憶客冬捧書夜讀年譜流涕滿紙

比即欲屬草以避兵假寓一小樓妻子稚累環集雜遝無安筆研處過此一夕便爾經年無可用自解免夏五過秦淮與蛟門舍人語及輒出年譜行篋中感痛各有書亦足見僕之未嘗須臾忘也比既聞有魏葉汪三公之文日月既出無庸爝火而申命再四遂自斷以冬仲必附公車諸友適寒嗽帶血恐成喀症不得不暫緩若果卜塋在明春歲底春初必當踐此息壞也平生恨未到惠泉溽暑中乘金陵便舟枕漱泉上因過吳門與鈍

菴坐半日此君閉戸著書坐無雜容其詩中不留人姓字真有名士風流人皆病鈍菴狂如鈍菴乃許其狂若復不狂則近道矣海内英流凋落我輩見在如晨星當路諸公既數歲不敢通問誰復盍及山中陳人者先生稱説愚山不置口且以告三大君子毋乃好而忘其醜邪熊相公獨言聖學於舉世不言之日彷彿許平仲向謁之京邸值其請假南歸彼此投刺未值益都馮公往還稍舊司農魏公則為部曹時曾被容接者也其人其

文皆有浩然孤行之氣不揜卑陋欲乞為先祖遺集序先祖益理學不徒作文字觀其平生見推焦澹園鄒南臯諸老或亦見收於魏先生既自通以書屬之張君一衡又以聞閣下知不吝齒牙助成此舉耳日月漸促明年瞽簡應酬努力近裡一著令料理先集綱羅授梓者十纔三四耶見一斑握筆頻咳言無倫序附友人特製墨八笏伴柬

寄莆田余賡之先生

建南道徐君來輒再拜屬訊起居今又以屬海道宋君二君當能道鄙人近事也歷下山色抱城泉聲滿郡差强人意兵燹頻仍書籍灰燼所問濟南先代舊家如李于鱗邊庭實殷正甫輩子孫存者絶少殷氏諸生一二邊氏無讀書者于鱗之族止一童子李潆巳青其衿且碑于鱗之墓爲文以祭祭之先一夕夢五丈夫皆古衣冠偉然見過未通姓名中一人以黄紗籠面再三揖若言謝及造其墓則五塚㷼自其先三世及李駒墓皆在

馬則五丈夫也為之驚異若許殿卿則後人不可問矣臨清謝茂秦亦然百年之間凌替至此盛名難居餘澤易斬良可嘆也亦可懼也究雅之有續刻蔡子之書也委章以序實不敢分任筆削不知何由達記室讀寄來長歌又愾焉增慨矣

與顧見山

九嶷在几席間獲戾不少硜硜如故甚矣愚山之愚也佳什直逼古人公餘多暇當更努力精進剗去近今皮

毛不必盡求好看便是杜工部堂奥此語不敢為時賢道見山必深知之而僕復云爾實恨有志未逮當今同調如見山亦安能多屈一指邪

與同門李嵩岑僉憲

薦紳先生行古之道者年丈一人而已行至高誼至篤而官輒獨違天之待素心有道者類如此矣然居官恬淡寡欲至斷酒肉作苦行僧亦復何地不可才足理劇而廪不愛一錢雖荒服蠻陬可格也蒼梧僕所舊遊山

川雲物足以愁人而不甚苦瘴夏秋驟雨後巖洞鳥獸百物之毒皆流入江水中愼勿汲有冰井泉獨甘冽以元次山得名僕嘗就而飲之作冰井行忘其身在嶺表此足以濯塵纓飫清吏矣王孟山淮南名進士今為荔波令慮其無土可官也唯善遇之

與祁止祥

奕遠令姪遂作古人聞之沉涕比閒高興不減書法更遒恨不能乘風奮飛圖一握手也海市惟登郡有之然

臺使至止率坐守經月不得見僕校士役竣邀幸寓目即不敢比美東坡竊謂事非偶爾紀之以歌不揣固陋乞心閒手快時為書一通刻石置蓬萊閣上已訪得鐫帖名手佇望揮毫弗虛千里引領也

答張爾公

辱示書及序甚相推引讀之汗下何災梨之速也古有終日同堂不若千里聞聲者甚勿以不相見為恨從此不踁而走不介而孚皆講業聞道之年也詩文不足深

論將必有進於是者海波甚揚江上戰艦如織南望搔首又喟然放筆也

復趙禹功

雞山接對如在碧霄柯亭長嘯今憶之尚洋洋盈耳也別遠會稀古今同嘆遠貽尺素重以瑤篇出入懷袖眷戀靡已眼中突兀已見雞山峰頂矣

與吳梅村

長安車馬塵中不得過省過亦不數及臨行拜別語娓

娓難竟時已迫矣徳音之錫寵逾百朋愧未屬和抵滄州則與第五聯舟燈下讀百韻詩涕數行下詩之能移人情至此益追恨前此不日侍左右當面錯過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私心嚮往燕齊千里欬唾可通猶之在左右也比與第五劇談兩晝夜幾致委頓分手之夕成此四詩俚率罕蘊藉不遑匿醜亦以我輩交情不論文詞工拙也去人索書如索逋他何能言

與彭禹峯

長安塵土中忽見中原偉人諸子遨巡髯鬅虬鬚容值太原公子時也此道廣大精微無所不有温柔敦厚詩之教也近日北音噍殺南響浮靡歷下竟陵遂成聚訟可一撫掌僕才本弱劣人皆目為清俊竊努力為沈鬱雄高之作而不敢以矜氣出之躁心乘之昨讀近詩皆洪鍾大吕金戈鐵騎之聲見獵心喜輒擬奮臂大呼當偏師一面未審許我否分手之時夜闌酒困仰天為歌追詰旦走筆追送車騎已渡桑乾矣公視其言雖不工

亦足豪也頃與張許諸君子班荆賦詩酣歌屢夕一時聲動長安以不得先生建旗鼓為悵先生行矣瀟湘雲夢之間波濤拍天鼓角動地風悲馬鳴極目萬里於此時横槊磨盾短歌見志即不及曹氏父子當虎視王粲從軍諸什南風之使幸不惜雙鯉以開蓟北愁顔也寒曹如冰致缺展待言之衹增愧悚

寄顧赤方

帶甲真滿天地矣歘固焦爛宣亦剝膚未審先生高卧

何地年來當事諸侯有能下榻月致米數石幷爲買山作計者否貧士得此固佳如不可必則僵卧躬畊怡性養壽不得作仲宣從軍詩也僕家食十年草草老農圃生活虛擲光陰今年耳順矣髮白齒豁生意婆娑殆盡拙集編刻到今未卒業茫茫四海丈士滿眼安得如黃公先生一定吾文乎頃聞瞿山長公於役黃岡立附數行並往八家集中拙稿一册請正匆遽不暇作韻語風塵澒洞中得知己片札往還亦不翅飢十日饗大牢也

高台州無恙且甚高義昔道秝不得往遊天台雁蕩諸山知故人有同憾耳周伯衡使君客死珂里甚可痛先生曾與之交否二輓詩附覽向曹尚老歸楚僕曾錄湖上奉懷詩當不浮沈何自此竟絕音驛耶信筆及此如何能已

復孫徵君鍾元

夏仲湯孔伯同年郵到手牘伏審杖履安健忻忭無量至大作中所云九十蹣跚叟儼然侍君旁讀之愸然悚

愧先生即容接後輩何勤懇折節至是然獲見風采聞緒論未敢一日忘也姚江立教有間涉禪語處其徒從而張之致滋口實然致知良知語本孔孟姚江從萬死一生中體驗得來正大有攻苦在學者循聲失實空說本體咎在不致其知非良知之罪也姚江之說曰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施於下是致知何等知行合一但單提此說便覺一切記誦學問可廢未免偏枯此是朱陸之辨其實尊德性未有不道問學者楊慈湖曰識得此

體不用工夫語亦有病先生稱薛文清明之醇儒王文成明之大儒殊途同歸不失尺寸近日談道之儒遂舉陽明而斥之絶以異端且自謂能闢王氏即爲有功斯道心竊惑之譬有人於此無立錐之地而日訟其鄰人與爭界址角門户亦徒見其太早計也儒宗一書門徑不濫要歸一揆就中指示精切往往發人深省二三同志之友競相傳寫日苦不給便中再得一二册並𠘿刻短言見寄誠大惠也家居附郭人事沓冗惡動求静正

是動靜未合一處此道要須靜處立根久之即動是靜乃為得手今尚未免憧憧祗增纏結耳孔伯於此大具猛力惜草草萍散蘇門遊記詩附呈記室不腆之私聊當三千里外一觴伏惟為道自愛

答張祖望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男子之篇翰殆猶女子之膏沐也意所悅可忻然相許欲黙不能伏蒙示詩賦拳拳屬一言冠其首會舟車輻輳賓從填委跼蹐環堵

間不克引避遠近惠示書帙文詞堆案連牀猝難周省迫於君子之命導以糠粃之言韋率蕪陋無可比倫報書洋洋揚許至千百言是猶報木桃以瓊瑤饗爰居以鐘鼓也僕少孤家貧守先人之訓屢空晏如仕不改行今茲之來凡以為西湖也困於風雨之連旬疲於人事之徵逐屐齒不徧湖山而尊酒無以贍賓客將悵悵而返棹矣僑肸在望縞帶缺焉懼命之辱若知己之言不敢忘也

為鄒流綺致金長真

扁舟迅發徑抵錫山信宿鄒園飲清泉數斗便灑然若有得所委序二首並已乘興草就但恐不工耳行笥幷索廣輿記不可得或有錯誤幸更正之梅邨先生綏紀聞一書鄒流綺以故人子弟之義賣屋剞劂一以備放失舊聞一以表章前輩著述良為盛事但不合輕借當事姓氏參評致有此舉葢懲前史之禍不得不申明立案非有深求於鄒也聞其中絕無觸犯惟凡例所列

有大事記等語似多蛇足而實無此書也今拘繫赴解
舉家號哭悉焚他書筍橐爲空毘陵士大夫甚憐之鄒
既貧且老莫爲手援萬一決裂不特鄒禍不測且恐波
及梅邨先生梅邨往矣遺孤惴惴巢卵是懼夫東天下
文士之手寒先輩地下之心或亦當事大賢所不忍爲
也惟臬憲崔公之賢者必不忍爲此事惟公與崔公善
也可進以此言公不爲賈彪大難誰解哉前健老已力
言再三今重之以書又申之以曹秋老伏惟留意轉致

之多方力為之解俾得釋縶而歸其所全無算弟與鄒不特無所私并未識面所以云然者恃老公祖奥味之雅可布腹心也惟祕之不罪饒舌

復阮亭

知已陶陶恨不永夕古人所以歎良會之難也毛氏兼本雜錄往未寓目頃迫索之緣空拳北首不能印行就笥中數冊攜來到時都盡雖平生忻慕願為執鞭如先生缺焉不能呈左右先生固不惜齒牙者也能以一語

進退天下士者也左氏三都舍元晏將奚適哉僕雖不敏與毛最舊脫以不見及督過將喙長三尺無所置辨矣而僕不督者知其力不能多齎也經營數日得此冊盋先為居停主人攫去今奪回報命觀集中序及先生其鄉往具見文章之道有隱有秀天下生才不盡作者難兼雖嗤短艷要尚清華此君才致旖旎搖筆散花近不優孟秦漢下不印板八家熏沐於晉魏八朝之間別有情韻故當推一雋人終窶無子容路可悲不識可請

閒一埀接否顧況亟賞於樂天昌黎傾盼於長吉前輩游揚風㣲未艾也

寄高彚旃先生

得遊道南書院拜止水尊光祠且侍先生杖履是吳遊三大快事惜以炎節寸晷冠葢應酬之時多而考德請益之時少別來媿悔直是當面錯過比來寒暑乖度雨暘失時不審起居安否烽火數千里相接人生如朝菌無復餘念惟先祖父理學之緒不克負荷以張大前業

夙夜是懼先大人逾壯見背年不展德先祖允升府君以諸生數奇亦不及五十其生平努力惟講學一事飢以之飽寒以之燠疾病以之色起終歲汲汲而冲然自得盎家無甔石而有膏澤四海之心身在韋布而有衣被千秋之志所撰會紀語錄遇事成書將編次為一集奄忽易簀藏之篋笥先大人手錄而輯之會遭乙酉兵變化為刼灰比年從親交故舊之家稍稍捃拾十存二三闕以待補頃蒙士大夫公請崇祀祠部報可竊欲就

此殘缺者編目行世伏惟老先生學承濂洛文匠歐曾所謂有道而能文足以垂世行逺者也倘不靳德音惠賜玄晏溽暑髙年不敢過勞筆札即草畧數行自足引重布帛菽粟之言不徒作文字觀也學術異同即孔門一時諸子已有差别不特朱陸爭鳴近日攻擊陽明幾無完膚恐陽明亦未肯全受要在真實到底大小各有成就漱郡理學薪傳濫觴於東廓過化而承流於盱江作郡大約皆沿習良知之㫖而先祖所北面則盱江髙

弟子所謂陳文臺先生諱履祥字光庭者也先祖嘗疾篤陳先生顧減巳筭作祈命詞以㸃之而焦公澹園鄒公南皐今詩志傳具在集末可攷而知也其學以見性爲宗以同人爲大老先生一涉目而見端知委矣道路戒嚴遣使逡巡偶因義人凡舟便率爾馳請言無倫序兼乏縞紵惟長者慈亮得遂所請感且世世虹玉今歲家居侍養時時惓切不一

復虹玉

前書裁復未得達茲於望後四日汪凡又袖出手教累千百言幾同永夕㴱㴱矣大抵近人講會多是踵襲故事間有賢者一暴十寒作不勝輟往往無成足下力張朱子之說取軌旣正勤勤懇懇身以為任塞狂瀾而振墜緒將於足下是望僕牽於世故困於名交在家在外汎應不給顧念流光實懼且慭足下折節師我肫篤之情有逾骨肉亦不敢不共勉相與有成也羅陳兩夫子之書先祖父家藏甚富手澤爛然緣寒家舊居雙溪地

當孔道酉戌之間土兵蠭起倉卒避難莫為典守盡付兵火今先祖撰著尚存什一皆從他友所藏語錄殘編多方鳩輯旦暮間亦將授梓矣毘陵高先生所刻尊繹語具有深心非足下無以當毘陵之心非毘陵無以著足下之美要之此道貴深造自得不徒在語言文字着脚勿以一二先輩鉅公推奬便自忻然意得也久之疑信遞更甘苦倒置進步正無涯耳紫陽書院議修良急然所費不貲往例取之贖鍰今無贖可捐鄉先生又難

募助以視當湖陸公時又胥壞矣曹太尊因賔及一言親臨講會嵗以爲常去秋又任修葺其志趣實有出於恒人且足下一片精神在此可動天地今如教草一書惟善投之仍以台意作稟帖一通備用倘不得面謁即一并投入稟詞中要歸美賔及度必就中玉成也頃聞家居授徒教育英才承歡菽水居然三樂具是願益努力自愛

上總憲魏環溪

老先生正色立朝為清流領袖固宜朝夕侍左右奉提
命比者曠日累月不溷跡於閣下之門誠不敢冒瀆清
嚴且數有狗馬疾雖在輦下僵卧如深山也頃有私心
所痛者萊陽宋荔裳以詩雄於山左其人不無紕疵要
是豪士滇黔未變時朝覲赴闕旋阻兵難旦夕西望憂
傷鬱鬱客死目且不瞑簋以其家百口盡在成都也諸
公卿憐之為助殯而歸其喪聞蜀撫羅君頗恤其家近
見桐城姚經三問之言渠發川中其家人尚無恙惟遣

一無子妾輒為之悲且喜荔裳六十無兒晚納吳姬數人生二子此益千鈞一髮者也今

王師底定蜀疆即秋毫無犯竊恐玉石俱焚不能免於難矣

皇上堯仁天覆凡文武大吏陷賊而返正者如少司寇馮公鑾儀衛嚴公家口在蜀皆許覔取完聚況如荔裳萬里覊瑞王事賢勞倘得達

宸聽當無不垂恤者前已具告言路一二公未見入告

老先生或可作計請敕彼中將吏物色但能保取遺孤母子俾之東還得繼宗祊感且不朽夫官非陷賊事有成例其人既死無可引爊老先生言人所不敢言所不能言者天下既皆被其澤矣勉為此舉肉將枯之骨續垂絶之祀使若敖氏不終餒逝者有知當泣拜於九原矣當時同入覲者雲貴川三省多人能更查列其姓名為德逾普伏惟采擇黄俞邰奉書至再三前已託湯荆峴同年轉送掌記惟魏鄭公奏議一冊暫留鈔寫今併

補上倘賜數行以慰馳仰庶不致疑洪喬耳

上内閣言被薦人才試期

接侍以來不敢恩門牆忽忽逾月伏聞

御批有薦舉人員著候到齊之日考試之旨

聖恩汪濊屢沛温綸張八紘之網集四海之士即累月浹歲没齒餘榮豈草莽臣所敢言抑寒蟲羇鳥有迫而欲鳴者敢以獻於閣下竊聞聖王良一夫之不獲仁者胥萬物使得所計天下被薦者内外出處凡百八十餘

人除丁憂准免者九人見在驗到者百三十一人續到者七八人物故者四人題明不到奉
旨續催及未經查明題報者共二三十人以所部敦促
上道火烈雷迅度必有疲癃衰疾實不能起者且今之耆舊如傅山杜越年垂髦耋病不能與馬舁以籃筍馳
臥國門外亦可見
天朝之曠典莫敢不舉踵希風矣昔燕昭以一國之王築臺以尊郭隗而樂毅劇辛鄒衍之徒畢至矧

天子至尊以禮為羅其誰不環嚮而輻輳然堯舜在上
下有巢由不以損唐虞之盛彌足以彰堯舜之大益物
情故不齊也今必比而齊之秦楚閩越文檄往還非兩
月不達說者謂歲月沍寒短景孟春凍未解二月又舉
禮闈非三四月不暇及此其在富厚有力所親官京師
者坐擁輕裘飲酒讀書甚樂也四方寒素之士多不敢
過望作持久計僉謂八月赴限九月陛試取進止以僕
溥宦餘二十年坐卧一羊裘盛暑出門都無所攜頃方

稱貸營寒具其他貧士且遠出僕下今聞有就食畿輔他縣者有寄宿僧廬者狼狽萬狀北地苦寒裂膚此輩短褐不完饔飧不給萬一老病凍餓問且溘焉填溝壑誠無異九牛亡一毛然

皇上仁覆海寓側席闢門惟恐一士之不集輦下使輩下待

詔之士若此當亦惻然不忍聞也以芻蕘之愚伏計

皇上回鑾在陽月中旬倘久霽冬和或尚可炙硯一試

其年逾七十有疾者禮有憲老之典或從寛免其試而見放者猶可歸田卒歳夫齊桓舉火而爵甯戚趙王抵掌而用蘇秦賈生名至漢文帝方受釐宣室遽接席於夜談主父偃徐樂嚴安等書奏召見孝武歎相見之何晚豈其時果乏才哉誠結於心而不能緩也今古代相移物才辨詞賦不能方駕前人其疎逖貧賤尚可與扣角者比閤下膺

天寵最渥夙夜侍殿陛以啟沃之任兼吐握之風試從

容乘間言及未必不霽顔嘉納如水乳之相投也比歳西南洊警

皇上萬幾之暇吟誦如儒生今聞天殪元凶魚潰蠭駭鯨海波平南顧之憂稍釋及此憑軒策士使天下應詔大小臣工布衣野老受簡進言即不逮董賈揚班亦可以歌詠盛事垂諸竹素始徵之甚渴既待之甚温不忍終置之經年逾歳之久亦所以宣曠恩光盛舉也倘未議可采閣下其俯擇之若以為熱中躁進此宓子所謂

陽鱎也執事當麾之千里之外不以厠門下僕堅卧十年亦嘗奉教於有道矣士故信於知己知閤下之樂聞此言也書詞瑣陋伏惟垂照不宣死罪死罪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七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八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書

寄徐健菴

公郎得雋聞之喜甚媿未展賀賤辰將近適有故人招遊天台鴈蕩杖策一往葢避觴我之客也昔人有云年過六十湯火居心向薄其未達生今始知之里中姻舊

乃以粉飾之詞遠辱先生逾分已甚先生以立言自任可遽為過情之許邪恭讀一過怵汗浹背踧踖斷不敢當欲顒竢公郎世兄來寧國面壁延佇至今頃故友劉都閫潤伯之子繼文來謁宗伯先生輒附寸函便繳幸為查收劉所請具宗伯公函中不敢復贅高淳詩人邢孟貞先生諱昉者詩品在錢劉郊島閒真唐音也卒坐詩窮以死其家近石臼湖時稱邢石臼僕少時與之上下議論受其礱錯向以告倉部范正刻其集十二三周

櫟園先生已裒集為四家稿以傳矣昨年偶過其家索
藏稿未刻者尚多其遺孤洊已早夭一孫方五六齡田
產粥盡所存僅五畆孤孀䊵䊵難存活見之流涕其所
親因言淳邑父母為宗伯公門下士倘邀惠兩先生閣
下合賜一函屬其收恤得三四十金為之經紀贖田七
八畝可免寡稚凍飢此在當事為順風之呼兩先生其
許之乎夫邢孟貞未獲交于閣下之門僕何敢為乞鄰
之請然古人之文士名賢有生不識其人而死恤其後

且刻其遺草以傳者益不乏人即范倉部正當時亦未識邢者也可否惟命瑣瀆及此亦以先生之篤念氣類有素耳

與林茂之先生

先生春秋八十有三矣矍鑠如五六十許人其必臻上壽無疑恨相去日遠不得數侍杖屨仕宦日拙艱險日多雖畚山入署得一開懷解頤坐未移時簿書堆案上下徵求攢簇仰屋先生視此樂否也昨秋晤周伯老輒

言及先生饘粥之艱伯老欣然許餉米粲數石葢是時
伯老入覲舟經白門定果此諾令嵞山迓棹便附二金
自媿釜甑將塵作此戔戔鄙薄當令仁祖笑人耳

寄沈姑山先生

才拙時艱一切荼苦甘之若飴病入膏肓無復藥理處
無丘壑之安出無升斗之餘遠近見聞驚魂駭魄憂能
傷人不獨顛毛之種種矣山中高臥苟不至以飢寒死
雖草衣木食南面王不與易未可為世俗人道也

又

舉家飯麥不給廿餘年無此事殆天遣為老農矣歸雙溪課兒書外日問田園間讀先儒語錄數則便欣然永日有味乎其言也多病苦思則冒春午夜不寐故一切罷筆墨昨念及邵徵君先生耄矣屬詩久不報為骨竦因走筆報之雕蟲壯夫不為又苦不能書祇自增其形穢耳年已向衰於我夫子所學未窺底藴所見撰著絕少處岱麓遵海濵求卷石勺水不可得是留悔於沒齒

而貽譏於來世也惟夫子稍出一二示之行當裹糧來
矣漆夫未敢冒昧通啓致聲為荷

寄蔣大鴻

先生遂為越人邪相去六百里日日說出門不可得古
之千里命駕者何人哉近且比歲無書問窮處不必言
又頻頻為俗物敗人意前賢稱讀書著書遊好山水皆
是厚福旨哉其言也去秋薄遊黄海見所未見自今以
往決計一遊天台鴈蕩便堅卧雙溪草堂老矣詩文小

道無足恃近稍編輯苦無定我文者不能不為君一撥首大作刻就者願見一二又黄山遊草一帙泚筆直示可當談讌陸舟先生發矣追附此數行悵惘何極

寄王丹麓

伏承示近詩屬刋定為序親舉玉趾追送昏黑乃返忘形故人不督我過反厚存我怵息不敢當省覽終帙多確然可傳者直欲爭座古人不揆頑戇輒爾删竄舴艋傾側風浪中頭目交眩又適患寒嗽知必無萬一當要

是朋友磨切之益藉此為獻老年翁再加持擇可也徧觀古人著作不能豪髮無憾何況時賢然我輩志在行遠決不可自恕正使痛自針砭不審去古人幾許當今家曹劉而人李杜一邑之中卓爾竪鼓旗者常數輩求其鐵壁堅城無懈可擊者難言也酬贈詩不易作老杜且然七言為甚稍縱則手滑調浮矣閨情綺語數見不鮮且傷盛德尤宜割愛僕終歲鹿鹿去古學日遠鼠光螢火自照不足賡逞及人嗟乎僕亦懲俗忌絕口不泚

筆久矣所以云者感年翁夙誼悃愊骨肉友生勉竭一得之愚所謂士為知己者用也山郡寡聞時有小作徧示閭巷同人莫肯下一語輒用為恨曩惟陳伯璣方爾止二君間有可否稱益友而蘄州顧赤方出其詩相讎按嘗握手笑曰吾儕相好也攻瑕索垢當猛鷙如寇讎毋留纖塵為後人口實時歎為名言毛稚老昨為定二記感甚且頭俯至地矣古人詩文以一字分工拙見於詩話者不勝稱引劉舍人云改字難於造篇故有以一

語而腐唇斷鬚者矣率爾涉筆誠不能悉當抑彼善於此改之猶賢乎已且一經彈摘存而思之久之必有工穩字句如天造地設特患人草草混惚無從省發耳此僕所身試者年翁得失冷暖豈待僕之畢其辭哉夫神堯之智不無疇咨於四岳夷光之美不免借照於明鏡不獨文章爾爾也知旦暮剞劂故先歸稿本倘不河漢其言嗣當奏薄技於左右矣歲晏多冗春以為期但勿以語他人也

與曹太守言紫陽書院事

客有來自紫陽者言拙詩蒙鐫置書院甚媿甚感輒不自揆敢布其愚於左右憶去秋陪侍見書院屋瓦十裂四三上雨旁風行就傾圮明公慨然有亟修之議此葢文公父子之靈實式憑之故誠發於中心非他人所敢請也間者廹公事或未暇及此然竊念朱子為孔孟後一人紫陽為朱子講學之地朱子在閩著書武夷考亭之間必自書紫陽朱某其不忘此故土也生則魂夢是

歸歿則精爽來格實與他處祠祀不同且宋建紫陽書院理宗御書院額以寵之載稽往籍其時建在歙學南偏非紫陽山也其屢廢而興僉議在山為可久亡兵火患故入明改建於紫陽其經始者新淦張公繼修者蒲坂何公其將圯而新是圖則維當湖陸公然其時亦止養士課業未嘗授餐會講也明季六邑大會歲三日當事轍跡罕至兵興以來不絕如縷今汪胡諸耆舊徒步就米習禮歌詩修復會事未敢邀重於縉紳大夫其間

風惠顧枉車騎而戾止者則自明公始也嗟乎此道希闊久矣當途貴人不以為迂事則薄為腐談故村氓巷卒皆從而目笑之今明公親率僚屬官師歲及朱子誕生之辰詣祠講學與諸生布衣周旋揖讓肆筵授餐不倦在會之士及觀者千餘人皆烝烝心向即陳述無甚高論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守墜緒於來茲賴茲一舉不可謂非盛事惜其祠宇之壞漏將不可復支也詬者曰往例取之贖鍰今既無鍰金又難募助如仰屋何然自

明公涖郡脩舉廢缺可指數者多矣勉為其難者先治漏瓦易腐椽稍免傾壓餘以次徐及要在任用得人其費當不甚濫明公繼當湖之後舉從來未有之典又修前人將墜之業使學者奉祀俎豆歲時會聚歎興於學其功在先儒後學輕重何如也僕往官豫章曾檄修吉袁諸郡書院不辭勞瘁去歲遊紫陽公亦欣然自任曰此吾事也故敢以聞

復王便朴

一寸未成真事業百年虛負好光陰此王文成句也以文成學業尚云爾我輩何處生活近來此事藉先生稍稍振興從者不乏未可謂徒託空言矣但不明性體則學無本源不法先聖則學無規矩此是先生定論與尊德性而道問學相合今後學或侈言性悟全薄躬行遂有打七坐禪之説似顯涉異端矣先生宜有以亟正之莫謂其流不可懼且恐開有道者之指摘而阻真實學人向往之心也僕非知學者偶有所聞不敢不以告耳

寄魏凝叔

僕聞之君子尚友古人讀其書不見其人可也然讀其書嘗恨不見其人古人往矣且恨不得見況當吾世近在二千里之外者乎僕讀先生之文有年矣往備官湖西講學白鷺書院窮巖浚谷之士跡絶闤闠衣冠如黃綺者皆惠然來集易堂諸君子以隅郡抗迹金精山不得致頃年先生屢客吳越維揚閶闠文為活僕又臥病山中無因緣相見向從程穆倩遞中得所惠文集知有

意向僕竊聞當世之論文者多舉汪戶部鈍菴魏叔子凝叔為二家於戶部既習游而上下其議論矣念不可獨失魏叔子今天下文學之流皆被徵召集闕下先生褎然啟事廹再命卧不肯起則是相見終未可期也私心怏怏以為恨故敢因便風寓書左右古之取人者先器識而後文章其為文也先根柢而後枝葉非無枝葉也根柢既立枝葉萬千重花累蕚奪繒彩而煥雲霞皆是物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孔子葢亦屬意於文者近

世詞人比戶駢肩權輿於八股優孟於八家求其庶幾於道者頗少七言律古人所難今下筆四首十首五排動至百韻又塡詞累寸才情驅煽前無古人有道者私憂之夫茗楚之華隨風輒隕溝澮之盈移時立盡其原本然也若夫平原淺水獨樹疎花望之立盡擷之無餘又非文之大者見近世所推一二名家偏矯王李之失遽以為冠一代而抗歐曾竊未敢深信以其清真自放而波瀾不闊光焰不長也先生之文原本經傳動關風

教其間層折頓挫有古法讀之改觀易聽庶幾懷文抱質有彬彬之槩又聞先生行已介以嚴與人和以恕砥礪巖穴之行而樂交士大夫凡文人相輕相軋驕吝之氣皆不見諸詞色殆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者故願與朝夕游僕嘗憾文人不護細行為世口實顧不幸好為文詞因取古之文人近道者嘉言懿行集為一書目曰文人盛德裒輯垂竟葢有慨乎其言之也僕先世皆篤學力行從郡大夫盱江之遺澤肆力於聖人之道僕少

孤無恒産稍長用括帖教授生徒尠識寡聞輒以詩文見稱人苦不知耻一涉宦游便多傳布雖嘗劌心滌腸從事於其上焉者薄有闚測寒暴游更終未深造垂老不寐當中夜飲泣性癖嗜詩二十年來未嘗一付剞劂諸公流傳並友人選刻近始合編為集約近四十卷尚須撿括令視所往三册可得其梗概也文二百餘篇多牽率昌黎所謂俗下文字適偶抄一帙中有李忠肅表江督二傳據其家傳成文並貴鄉先進倘有抵牾煩為

是正立言不朽盛事僕何敢覬覦但半生精血所在積習難忘頃有會城金使君肯解俸鐫全集敦索良切不知有一二言之幾於道否丁敬禮誰定吾文之歎陳思王喜人譏彈之語味之嗟賞如在把臂近日直道寖寡士大夫不折節受謦錯人莫肯傾寫為一言者故言行日蕪陋而交道日良僕竊痛之古人有云白頭如新傾葢如故人之相知千里神交未必不親厚於銜杯接膝也比閭有同氣之痛旦晚或未得出敝門人姜學在嘗

獲私於先生稱行誼甚悉吳門距宣城一航可達詩文之友有吳雨若梅耦長諸子可往還扁舟枉過有敬亭疊嶂可為主人僕老矣苦被敦迫入待詔昏耗迂鈍明年當如楊朴處士一誦詩即見放矣新令君王如老敝鄉同年老友也作吏廉平又傾嚮良至當一切咨訪仁人為桑梓計可傾心悉告之所謂上下相與有成也一縑伴緘竊附於古人縞紵之義幸勿遐心呵凍信筆以當接對悚媿悚媿

寄魏和公

客歲宋使君郵到令兄叔子先生一書詞義勤懇以僕為有合於古人之道雖執手定交稱平生歡者無以逾此且見屬為先生壽序書到時已十月矣方患怔忡罷筆墨既以得備采擇為喜又懼無以副委重逡巡至歲晚始屬草騁欵段于伯樂之前耀魚目于隋侯之室固宜却步而沮色矣會乏確使不即報每憶叔子歲前之約未嘗不怦怦於心庸詎知叔子之不待報哉初傳凶

問北來以為妄也既而程子山尊數接廣陵書皆云然則果爾矣為驚悼累日予瞻嘗言文人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叔子勞心耗神以文字致衰病既已澈屣利祿而就醫江南不能無萬一冀于生予今既嶄其子又啬其年吾不知天之疾視君子何至此極也天之生才不易既生矣又不愛惜而喜摧折豈不悲哉力疾作誄偕諸同人南望嗚咽曾斗酒隻雞之不若冀逝者有知或當邀其冥契耳往承叔子大序過爾謙抑云僕定

其文始敢剞劂僕何敢當今其人往矣頗為補入以存知己贈言之雅至僕奉報一序不過取叔子令兄所述叙其崖畧又逾期久之無所逃罪其文詞牽率藉躬菴邦士諸君子為之點削以定稿還示俾可留存幸甚

寄毛大可

中州不及相聞白門距宣城三驛復爾爾空同有云海内詩朋官罷減城中酒伴病來稀詠之憮牀於邑伯調錦雯相繼去吾曹亦皆老矣小毛子才調風華不讓古

人卷帙較俟金汝州曽為料理剞劂否向承寄一册為他友所奪至今怏怏幸加倍償我前歲嵩少諸作惜不令吾兄見之詩文見在校讐蕭瑟掩關不敢望故人命駕或出遊道路之便枉過溪亭留數日謝李千年已還又當使敬亭小破岑寂也

寄陳轉庵太守

日者令甥鴈老南行敬附尺一言先賢依仁齋事令未浹月復有所陳是瀆也雖然所言私即一言猶瀆也所

言義即千百言未瀆也況復理前訛非更端而他請固知長者所樂聞也曩因敘述南中耆舊歎顧與治楊商賢後人零落因及商賢棄妾孤女終歲嗷嗷所望不過甑石而先生慨然歎息許鋟其遺詩甚且欲為擇壻嫁女此葢僕所囁嚅而不敢固請者以視文季恤張堪之妻孝標悲任昉之子殆為過之何則彼二君者猶感於知己之言篤於夙昔之好而先生之于商賢初無邂逅接席之歡故為難也度先生不忘于心旦暮且行之矣

頃賤累北上過江寧餉米數斗楊氏煢煢母女受之感泣益以時方絶糧括及餅罌之類易米二升日晡方炊賤内聞之流涕渠因告以女年十六貧無媒妁倘覓得一壻衣食粗遣母隨女去獲免餓死便畢所願語罷輒復吞聲覷其窘蹙至此及今不救將有溝瀆之憂矣夫周之以粟後恐難繼不若嫁女活母均得所依且聞其女才質大是上流閨秀但隱之既歿并無犬可牽賣耳倘先生公事之餘偶一垂憶進上江兩邑父母或兩庠

學師面屬之不出旬日之間此事必報諧矣夫商賢之先公以副都御史盡節於南京門望不薄商賢之文章行誼見稱四方亦白門人所共聞也況其女又足稱林下風致不責聘金重以煌煌郡侯員一時之望者親為作計光寵十倍閭巷人士有不忻然樂就者哉事有惠而不費順而易行恩及於寡婦孤女而感徹于先達泉壤者此類是也先生惟速圖之僕且藉以報商賢地下其他刻詩之役不妨姑緩之僕別為之所也

寄王昊廬

去歲獲侍左右容接勤懇談讌數四幾顧戀不能辭去今日名公卿擅學行如公能復幾人乃拳拳於偃蹇需次迂步疎節之人不知先生將何所取也今且以嘉與士大夫者衡校多士矣

帝鑑固天下人才根柢得大賢而為之師存獨醒于衆醉之中砥頹瀾于既倒之後為天下所獨難非公其誰近聞言路繩摘學政極為痛切會須我公一洗之耳嵩

少之遊所過多賢主人登封葉君尤歡甚益其篤詞學重交遊出之天性又知為公之故人辱公之推重故也惜其以公事赴洛信宿輒别嵩陽夜雨有詩奉懷道遠莫致今藉手貴門人蔣年兄請正自揆疎拙無仕進之念惟輯著小書詩文各十餘卷力不能刻又恥以告世俗之人將恐終飽蠹魚南來州縣有可語者或語及之次第分刻不敢謂其可傳亦庶幾存苦心萬一其他干謁之事久謝不敢為矣無可為獻嵩山詩不能録謹呈

遊記數篇伏惟示繩削焉

與伯璣

傾城艷質到輒生子可為眼熱遊子未歸得無望斷遠山邪頃者消渴司馬亦擬覓一女校書未審因緣何似當長踞月老乞其改簿并欲向吾兄一問津也秦東二詩其一賀生子試以示閨中人頗復覼縷否塗中值榷關唐使君輒以君告頃寄詩及之有部下肯憐詞賦客南州孺子甑生塵之句想不白眼按劍也閒居有作幸

多及我但不必步韻作近人生活遠懷增怛勞心如何

與徐伯調

比值内人之戚復淹北轅褢褢遠望不能去懷夫漢魏贈言比興託旨晉梁諸葉駢麗敷情厥旨逾暢體斯下矣不揆荒穢衷於兩塗之閒用抒九迴之結辭無虚引義絶阿私惟郢人斲之勿廣宣示以滋愆戾夫晉不乏才衛多君子而延州歷聘僑肸是與義各有專尚也倘雲路可通羽翼相接當與君左右馳騁薄有纂述垂末

貽於來裔耳君家世臣古人也具以是告

與毛方伯論遺才

鄉試事迫矣聞道路口語有截科舉罷遺才之說私心惑焉士子三年一大比錄科之外例得網羅遺才所以廣賢路鼓士氣也今中式減半錄科數議裁誠非草野所敢爭乃欲截已錄之數罷埀久之例竊恐士皆𦦨然喪氣非盛世所宜有也往者科歲兩試各錄童子數十人今童子既不得科入又裁歲進三分之二童子廢書

從業者亡算既裁進取之額復隘其闈試之路士之皓首讀書何為也

朝廷混一區宇再行會試日以鼓進人才為念其裁中式者葢緣選途壅滯以減為通且謂國用不足議省廪給也故事科舉有路費入塲有燭有飲食皆官辦明末漸減至今惟録科正數存路費什一餘悉無有然則即盡罷科舉無補於司農之仰屋也士子知軍興用匱不敢復望供給但南闈號房舊稱七千有奇猶且添席舍

用筍輿以補不足其數近萬今無大費于官而必欲虛號房之六七阻數千人登進之心此必當路大賢所不忍為也解之者曰功令中式一名限取科舉三十名中式既減敢取盈科舉乎夫録科三十中式一人之例舊載全書不自今始也前此中式百餘名時止録科三千餘人乎寛以收之嚴以取之前輩有同心也見在録科二等者皆磨勵以須已取而復截之其何以堪詩有之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士之翹首闈試者未必人人國

楨而懷瑾握瑜之士嘗接踵出其間不若存其已錄者仍酌量錄遺寧約取毋濫例令諸生裹糧而入上不費公帑下不沮士氣亦何惜此闈棘尺寸之地不使其甘心一試哉僕待罪齊魯錄遺至再尚有擁輿號哭者不得已覆取數十人直指繆公方伯陳公信其無私不以為濫此僕之已事也頃引嫌不敢寓書學憲故以告執事夫司多士之進取者學憲也司場屋之供給者方伯也方伯不若供給即監臨之直指公亡不樂引其網羅

況學憲以多士為子弟者乎惟公採擇而力行之存國家育才之典昭當事愛士之心為德不細寒家子弟尚幼無闈試者謹從士類人才起見幸不罪饒舌璪按自記云毛初仕山東有舊偶爾寓書不意此稿遂傳在浙中為美談孔子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從之是也

寄金揚州長真

廣陵為南北輻輳地貴賈賤士老公祖下車頗垂意耆舊以文章飭吏治一洗從來之陋可為僅事又時時莚及陳人何許春風能不忘寒谷朽株邪嵩洛之遊恨不

得到天中令又咫尺畏塗計昔西曹比舍入則共食出則聯轡宵晝談讌或歌且泣僕與老公祖曁汪嵩老數人尤劇懽善及今垂二十年萍梗東西曠無會合嵩木又化為异物平生舊遊大半盡矣平山堂畔未得共倒一尊非獨時事戒心亦恥以作客累知已也學使一席近代已成金穴即以伯夷處之人必目為盗跖向來不幸涉足至今為累公私屬目交責環向歸田八載埽地亦立家本農人為老農畢世足矣所未能忘者拙文百

餘篇詩近五六百葉向在官固靳不與人刻今坐困如
枯魚二三知交醵金究木將半而羽書洊警勢難卒業
終歸煨燼未審故人能小為作計否此集得成不敢望
李杜後塵亦或與三唐諸賢分一坐位死可不恨要是
名心未盡妄想未斷此地此時夏蟲語冰不堪為他人
道也去歲夏間一函以何大復詩序奉報入許州家郵
中定不浮沈毛西河今尚在署齋邪部下詞人孫豹人
舊推老手汪舟次近為勍將王築夫程穆倩諸君各是

耆舊蛟門石林兩中翰今在揚否念之不盡此書適值便舟匆匆遣信援筆直書聊當一夕陶陶未暇作一詩奉寄拙集已刻者亦未能刷樣呈正一芹荒藜勿罪勿吐項又聞驛傳一席借重會城請教當有日也燈下目昏潦草恕之

與方邵村

石谿和尚舊為方外交而未索其畫今甚悔之州來先生為貽偓松半幅無論其畫即其意已千古矣老年翁

聚精會神作一必傳短歌大書其上以當醉我此行藉是為實歸矣且邵村集中不可無愚山莫謂窮同年可路人也

與蕭孟昉

濟川赴鳳陽不及來會知其飽藉順風矣夏間寓書貴郡伯輒言及知已葢處今日以無禍為福無爭為貴頃聞訟未釋鄙人惑焉昨制臺下車又有含沙射影者矣幸而其說不行萬一允行則一紙虛驚千金立擲勝亦

不武矣古帝王賢聖惟以謙下為受益顏子犯而不挍孟子横逆自反老莊之學和光同塵軌雌守下不敢為天下先而天下莫能先之藺相如引避廉頗婁師德唾面自乾皆忍辱蒙恥小屈而大伸所謂天下之至勇也願垂聽而勉思之言雖逆耳此心良苦也偶在秣陵值遽使勒此聲候妄布芻蕘從坊間覔得八家詩一册侑緘不及裝褁寸牸缺然惶恐惶恐

復汪惕若先生

僕不敏中年學道而無聞者也遠思孔孟之傳仰承祖父之緒弗克負荷中夜不寐拊膺而汗背者數數矣總以世網紛牽未免支離作輟年向垂暮尚無渙然冰釋處老先生壽我以鴻篇進我以大道首推聖人作經之意與聖人之所以用心歷數羣聖心法而歸於中庸庸不離中是為至一誠則無息是為合天大哉言乎非其人誰足以當萬一哉僕嵛學道而無聞者也然不能自得由不深造之故此事未了縱名敝天壤浪死虛生終

無歸宿從此亦惟努力以畢殘年尺寸或有所得敬奉教於先生矣至於賤號愚山得之夢中似是前生宿因詳見夢愚軒記非敢上擬顏子之如愚也先生將掖而進之乎抑好而忘其醜耶敝郡之會惟姑熟王便朴先生表明性學是月朔日聞姑江有大會乘扁舟冒雪而往郡中數十人肯從風雪中危坐一日亦是唐虞三代氣象偶語及二十年前舊寓僧舍都迷門徑王先生笑曰先生二十年不到太平便不識舊寓止恐我輩墮地

數十年不尋來路亦不識自家舊宅僕亟歎曰此可為項門一針時坐中憮然各有省聊舉以告先生傳示學者願共勉之

與金長真

寵命下喜躍數日非獨為老公祖賀遷擢也葢為盛世喜祥刑之得人為江鄉喜民命之有賴也史稱張釋之于定國一曰天下無寃民一曰民自以不寃葢謂聽斷得平耳今法吏或武健嚴酷草菅民命以囹圄為質庫

以援書掾金券其間究濫不少近又見有執法大吏多行不義無所澌補乃以故放罪人為種德則有縱宄惡而殃善良者矣皇天無親惟善是與縱惡人以殃善良非仁恕之道書曰刑期於無刑惟明克允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國家赦令數頒恤刑四出而盜賊奸宄日衆以刑罰之未中益相習而無忌憚也如果平心執法輕重得宜歐陽公所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之心與我俱無憾此所謂惟明克允者也老公祖

既仁且明辨此綽如矣僕復云爾者葢有所懲而然也江南訟獄繁多躬親綜覈則太勞倚任吏胥則滋弊惟一代大賢駕輕就熟折獄不煩于廷尉之高門不足數矣

復葉井叔

名嶽藉賢主人遂使客子得穿虎穴一躡嵩頂題詩石壁最高處自是平生僅事老年文先生窮搜博覽繼以雅吟文采風流故當長留二室間也拙序恐有浮沈不

謂遂厠首簡承示種種琳琅滿案讀累日不置恨頃方猥冗不敢以煙火語玷清覽耳阮亭先生咳唾皆仙又篤重同聲精心品藻大集得共相商搉甚快僕局蹐山中見聞孤陋所謂海内詩朋官罷減城中酒伴病來稀誦之未免三歎矣蔣虎老生平畏友相視莫逆渠却翛然塵外自了本分僕鹿鹿草草何敢望伯仲哉嵩遊詩記未刻拙集垂成而力絀恥以告當事告亦未必肯應銖積寸累或秋冬可竣即馳寄請正也

與吳孟舉

相距四五百里積懷數年不得見讀黃葉村莊一帙雖偶爾小作具見胷中武庫矣衰病廢學僅和得種藥二絶直是打油聲口然竊疑年丈閎才博覽一片雄心恐難以菜根消却輒復以短句奉嘲云葉滿村莊酒滿樽便便腹笥舌難捫紫螯黃雀饒香味肯把黃虀嚼幾根覽至此或當一捧腹也手製敬亭綠雪佯東肯寄一絶句紀事便是山中佳話玉老瀕行來别廹不他及

答陳滌岑兼索壽序

夏杪歸自雉城從姚年翁所得拜書問悚媿無量雖大君子撝謙采及固陋然以嫫母而傅朱粉於夷光拙匠而效斧斤於般輸固知其不足當一噱也先生文章弁冕當世顧壯年引疾不燃天祿之藜坐擁君山之書天殆將特縱其才以傳世行遠冠蓋滿眼真浮雲耳憶長干捜帳中鴻寶撰著等身洋洋大篇不啻岳峙川流僕方顑附姓名於其中未敢遽請而先生顧以此見屬僕

何敢復辭竊恐寸莛撞黃鍾未能發鴻聲萬一然昇㫖同岑久在草木臭味之末矣先生以明年耳順爲衰朽亦知僕今年仲冬巳先周甲子乎麋鹿性成無復宦興讀書之外所不能忘者惟山水朋友桐宣相望不獲登浮山一拜藥公頤老之墓實爲缺事去冬抵皖口益以先大父崇祀鄉賢藉撫軍公大力嘗相識於京師數承垂問故不得不往謝歲暮天寒何緣得一攀函丈慰此飢渴乎省書又增一歎矣貴門人諸君子多鴻筆幸稍

敘先生履歷梗概即當撰侑爵之辭頃因小舍弟就姻新安甫回冗次布復不一

答友人論廉吏書

辱示苦節不可貞居今之世不宜以廉名教督意甚厚然僕非能廉亦非敢以廉名昔人云清畏人知必以此見知於人陋矣僕何嘗矯矯焉自稱廉公私徵索不已間稍自解暴以語所親其知我幸也其不知我也默守而無悔有婦於此日侍其夫子舅姑揭然鳴於衆曰我

不玷爾帷薄一室之人必大笑以為婦固然也終歲食貧室中虛無有婦飽糠粃而甘旨奉舅姑猶日詬而責以三牲五鼎之養宗親內外又日迫而索以壯矜之速雜佩之贈誶聲交至婦必怫然謝曰吾非倚門倡安從辦此非以此自多情激勢蹙聊一云爾也僕之所處或有類於是夫吏之事有百莫先於廉婦之行有四莫先於貞婦無他能而獨以不淫鳴固已悖矣假令牆茨見醜仍然驕語其夫曰我雖不德而善女紅能辦爾家事

其夫有不大慚而唾逐之也哉今為婦或不幸如此不見逐於夫又從而寵之婦輒以驕娣姒然以告東鄰之嫠婦去之若負塗矣人之才志不同未可以不識時相病也昨為兄治裝亦不敢不畧盡兄故知我者幸恕此老婦郵便還荅想復一笑

與所親

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巳過便絶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與張某

所示某公德政錄詩頌幷序甚勞捉刀讀之不免泚汗使當事賢者身受之且視我為何如人僕不敢謂當事無足稱然我輩立身遣詞亦自有體何至作如此牙舌昔人謂輿論之是非勝官評之黜陟以輿論無私也況彙集羣言刻為大帙存之既久賢否混淆往視學山左搢紳之子有為其先人請祀鄉賢乞香火生者或鄉評無甚著輒出其在官頌德之書為稽據覩其書大抵東

南人所為也南俗善佞度不自公始然公長者願後此勿復爾慎勿一字假僕既不為僕累又不傷公盛德所謂相愛以德也士日飯脫粟不一升亦安往而不得貧也言切而直恕之宥之

寄沈元珮

先生高義積學聞之久矣二小孫頑稚恐不足辱提誨蒙教督諄至嚴明漸就繩束稍記往事感荷不可言伏惟垂神加意倘有可造本經之外課讀詩書二經必不

可已且日授掌故如白眢故事之類散金碎玉後來都可資博雅一失此時便不能彊記我輩今時所引用半是童子時父師所授炯炯不忘耳昔人謂發蒙須名師以先入者為之主真篤論也向來在官無長物今冰署益窮不可支書樓偪近内廚人聲嘈嘈飲饌粗糲不堪為他人道先生澹泊家風幸慈宥之

又

先生萬里尋親大孝格天見之詠言可歌可泣此事為

不朽矣小孫得執經侍函丈童養之功便為後來上達根柢可勝忻感但恨非上根人過費大匠繩督耳徵君先生頃局中方議立傳欲得叅武陵疏草入之方有關係章全錄見示并侍御文節兩公家傳彚抄尤為勝覽戔戔引意稍佐筆墨之費兒輩年長無成老眼將穿又専屬之孫枝矣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八